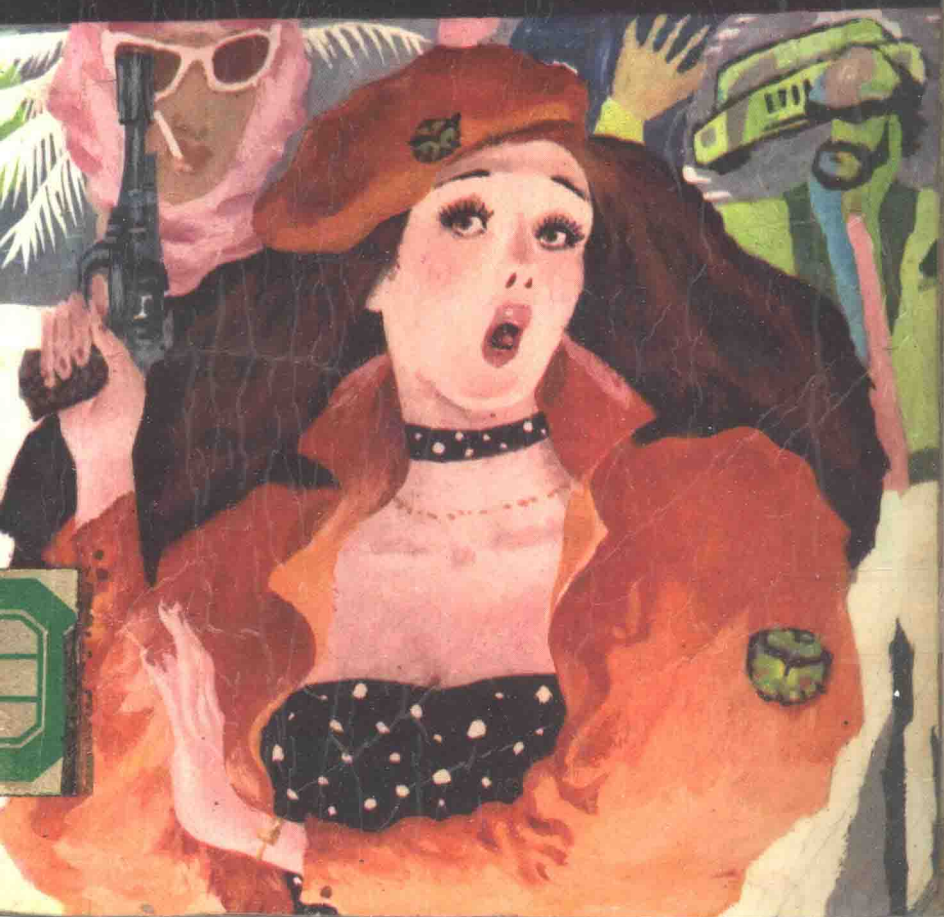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苦涩的恋情

黎达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苦涩的恋情

黎 达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封面设计 布 和
扉页设计 史 果
题 花 周 戈

苦涩的恋情

黎 达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31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ISBN7—5059—0490—6

I·311 定价：2.75元

目 录

· 爱情传奇 ·

苦涩的恋情……………肖 秀（1）

爱，不只属于青年。埋藏在老年人心中的爱，烈如火，浓似血，深似海，重如山……那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呵，那里有多少揪人心肺的故事！……

兰园的男人和女人们……………毛志成（33）

这是一个选材奇特的爱情小说。清丽的文笔犹如涓涓溪流，载你领略兰洞和人生之美。“南罗北满”是历史上兰花栽培业中的两大“花圣”，他们的后人也可谓郎才女貌。按说，他们应成秦晋之好，可惜，在生活之路上，他们终于遗憾地分手了！为什么呢？……

· 惊险侦破 ·

血，终于使他挣脱……………应锦帆（97）

这是一部揭露香港黑幕的惊险小说。怵目惊心的明争暗斗，将会帮助那些以为香港就是天堂的人深刻了解神秘的香港。

蓝色的幽灵元 元 (162)

四十万元港币的意外收入，使一个和睦的家庭杀机四伏。围绕这件扑朔迷离的案件，我公安人员与罪犯展开了殊死的斗争，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……

• 武林言情 •

侠影奇葩谢石希 陈维昌 (217)

在摧毁满清封建王朝的斗争中，侠肝义胆的武林豪杰，协同“同盟会”与清廷鹰犬进行殊死拚杀。乔装的女侠犹如奇葩遽殒，英雄的伟业却彪炳千秋。这部武林传奇小说，文笔隽美，气势恢宏，情节迂回曲折，立意清新高雅，读之情趣横生，引人入胜。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铁鹰门的覆灭张敏芳 (283)

江湖道上，匡扶正义的门派中的英雄，一个个神秘地被害了，谁是助纣为虐的真凶？李自成起义失败了，他的儿子浪迹江湖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匡扶了正义……

苦涩的恋情

● 肖 秀

公园是娱乐的场所，追求美的王国。

然而，这儿不是。几株雪松，几丛刺玫，让冬青枝条围起一道墙来，土地上的小凳是水泥的，冰冷。不过，这也是公园，街心的。

“天凉，人来得少了。”说话的是位老人，声音嗡声嗡气。

“可也是。”斜对角的凳上也坐着一位老人。女的。

“他们还会来么？”他声音有点感冒。

“可也是。”她举眼乜了对面一下。

三个月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对话，谁叫往日的游伴都没有来呢，街心公园虽小，仅有两个人也太冷清。

“家里也冷。”

“可也是。”她将眼睛转移开去。



他就在她移开目光的刹那间，发现了一种熟悉的东西，那“可也是”的语调似乎夹着一种朦胧不清的什么，遥遥远远地晃动着。

“她是谁呢？”他在心里问自己，努力想了一下，没有结果，他一面摇了摇头，一面肯定地结论着，“在过去的生活中，见过她，或是见过与她相似的人，要不，心里怎么有点那个……”

见他茫然的表情，一种酸楚漫过心头，她的脸色更苍白了。

“你不舒服？”他的眼睛灰糊糊的，但亮着一种激情。

“不，不。”她连忙地摆着手，以此掩住身子的颤抖。

他瞬瞬地注目她足有五秒钟。“不认识。”他心里说着便不好意思起来。象什么样子，跑到街上、公园里，眼睛死死盯住一个老太婆……嘿嘿，幸好她不在意。

沉默，公园也随着这一对老人的沉默越加让人窒息。

“你是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。想问她是谁。

沉默后的她，已经理平了刚才由于颤抖而引起的慌乱表情，改用一种沉稳的，不失典雅的口吻，说：“我是想出来走走，练练拳，做做气功。”

“你——”他本想继续问她是谁，过去曾否相识，见她那冷漠的表情，忙改说：“你怎么不练呢？”

“噢，今儿人太少了，一个人练，大街人多会笑话，笑话这是‘垂死挣扎’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惊怔地问。

“人老了，到了该死的年纪不想死，就去伸胳膊蹬腿地练拳呵，或是打坐呵，以求强身延年，这不是垂死挣扎么？”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声音变年轻了，有一种充实感。

没听完她的话，他已笑得前仰后合。象年轻时一样，他爱笑。他刚想缓口气，说“有意思”时，突然一阵强咳，眼泪、清鼻涕一把，听那声音，他感冒得不轻。

“去家吧，去冲包板兰根。”她的声音里有种颤动音符。

“去家吧”，这是句地方语。可他听起来舒服、亲切。

儿子、媳妇一上班，她就站在八层高的窗户前，往公园里望。她心里有一层苦涩，有一层焦急。终于和他说话了，他没认出来。怎么公园里还没有他的身影呢？

她叫林菱，长江县人，退休了，住在儿子家里。

他是谁？是昨天公园里的那位老人！明白奥秘了，他们有故事……

这也很难说，她有丈夫，他有妻子。

林菱又一次向公园望去，还没有他的身影，心里空荡荡的。她突然产生了想和谁说点什么的欲念。是的，非常想说。八十年代，是家庭电气化的年代，她想到了录音机。对，面对着它，让它录下她的心声，她对他的寻觅与苦恋。

四十年了，四十年是女人的一生。在茫茫的人海里，自从与丁林分离起她就盼着有相逢的日子。希望、寻觅、失望了又希望。

希望什么？她床头已有一个强悍的男人，希望，意味着更大的苦涩。

人常说：“男子爱后妻，女子重前夫。”这话也许是对的。要不，为什么和老伴结婚四十年了，心里还想着丁林。

丁林，那是一个有魅力的名字。最初听起这个名字的那一天，她正和嫂嫂采菱角。洪草湖，是个富饶的湖，鱼虾、荷藕多的是，伸手可得。然而，生活在湖上的人更喜欢老菱角，皮薄粉多，比小麦面好，是主食。菱角已经捞满舱了，她要 and 嫂

嫂煮饭了。突然，苇丛一阵山响，吕大爹招手让她们进去。吕大爹是游击队长，谁不听他的！

“丁林受伤了，在苇丛内岛子上。”吕大爹将手拢在嫂嫂的耳边。

“丁林是谁？”十八岁的她最不喜欢别人有事背着她。她林菱也长成大人了嘛，真是的。

嫂嫂三下两下，麻利地撒掉了一舱菱角，接过了吕大爹背上一个血糊糊的肌体。

“血！”她惊叫着，缩在一旁。突然间她不想当大人了，流血打仗是大人的事，她怕血，她怕打仗。

在窄小的舱里，她给丁林喂水、喂菱角。

除了给丁林买药和洗伤口外，嫂嫂总是忙的，嫂嫂是游击队员，吕大爹找她总有任务。

“阿菱，这几天，我回不来，丁林就交给你了，别忘了，给他洗伤口。”嫂嫂说。

突然间，她又觉得自己变成了大人，可以帮助游击队干事了。何况，丁林的伤口已好，苍白的脸上恢复了红晕，更让她高兴的是，她愿意和丁林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她没去想。

“丁林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讲个故事吧。”舱里就他们两个人，沉闷闷地。

“我想部队。”丁林噙声噙气。

“可也是。”

“喂，好阿菱，帮帮忙吧，帮我把船摇到三星岛找部队。”他恳求着。

“可也是。”她细声细气。

“你，你同意了？”他的眼睛闪亮而有神，身子猛地蹿

起，抓住了她那只被潮水泡红泡粗了的手，可那毕竟是只年轻的、十八岁姑娘的手呵！象触电那样一阵心跳。

“哎呀……嗨——”林菱哭了。他怯怯地、惊惶地细声告诉她，是由于自己的莽撞惊吓了她。她害羞和怨怪了。娇滴滴的女儿女家呵！

二十多岁的丁林又当新四军又当游击队，什么都见过，恰恰没单独和姑娘在一起过。听她的哭，嚤嚤啜啜地发柔，象哼四季歌的调儿。可她毕竟是恼了，这叫他又急又愧。“真是一条蠢秃驴，想找部队就找呗。”他捶着自己脑袋骂着。

“可也是。”她哭着说。心里想笑。他认错儿了。

好半天了，她不哭也不去看他。也真是的，他是一时心急想走才拉自己手的，也不就是拉拉，没伤皮儿没动肉，自己号那道子丧？这倒好，提醒人家，自己想那个了。啧，真羞死人了……

“阿菱，我走了。”他终于站了起来，一脸严肃表情。

“……”

“多亏你和大嫂的照顾。”他脸红了，吐字讷讷地，“有失礼的地方让它变成劲儿多去杀死几个狗日的还乡团吧。”

“不。”她突然双手捂住脸哭了。

大嫂还不回来，阿菱一声“不字”后，又哭得欢欢的。丁林一时愣愣地，这妮子娇得很，留在舱里她阴着脸，要走她就哭；真真的对付一个女孩儿比对付一连还乡团还难哩！

“那我不走。”他用试探的语气。

她轻轻点了点头，象是放心了似的，到船板上捞菱角去了。

他偷偷看着她，小巧鼻子大眼睛，皮肤嫩嫩的，粉白似水。那一掐细的腰枝随着双手的劳作晃动着，俏丽动人，似乎

是湖面的出水芙蓉。他心突然一动，痒痒地，有点那个……

林菱知道背后有一双火辣辣的眼睛，她故意不回仓里去，她怕听他要走的话，是为什么呢？她说不清楚，心里只是慌突突的。

故事就是从这对人儿的慌突突心跳中拉开第二道布幕的。林菱如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迷人的月夜，在黑糊糊的舱板上，是她先解开自己的衣扣……爱情是野性的，十八岁的姑娘目不识丁，她不知道世界上人们对有关爱情的形形色色的描写。她光知道自己心里怦怦跳，想往那曲蜷着的身体靠近，摸一摸他胸上凸起的腱子、光滑动人的面庞……四十年过去了，尽管她和老伴一次又一次地作爱，但是，那个月夜就象楔进脑门里了，总是摇摇晃晃，遥远而朦胧。尤其是她每当注视着儿子的脸，那笑那眉，都会象蠕蠕爬似的，使她情感波动不安。

四十年了，她偷偷留意着各种报刊消息与民间所传信息。有多少英雄、劳模、男子汉的名字跃于报面，然而，他们没有一个叫丁林。她知道，他是苏州人，利用休假，她特地到他家住的那条街。哪还有街样，全是一片纺织厂的厂房了。一次又一次地寻觅，一次又一次地失望。其实，她心里明白，不失望又能怎么着，他丁林若活着，也准和自己一样，一大家子人了。要不，他解放后为什么没来寻过自己呢？

希望，只不过是美好追求中的一个影子，是可有可无的。老实说，年轻时不愿离开长江县，是想着那希望的影子会有一天飘来。四十年过去了，仍然飘不来。于是，林菱决定从工厂退休后来京跟儿子住……原来，世界上真是无巧不成书，那个早已丢失的身影会突然进了街心公园！

那是一个清晨，公园四周的老年居民都集在公园里，伸胳膊弄腿的，做操、习拳、耍剑的，什么都有。林菱双手兜着肚

子抖动著，这动作可减肥，老太太都这样，什么叫动作不好看，肚子抖小了就行。她觉得身旁多了个生人，气喘吁吁。她也眼一看是个老头儿，哦，他太胖了，肚子鼓了出来，不抖小点怕是碍事了。也一眼不要紧，突然，林菱的记忆点一蹦，那面庞怎么象是他……她的手劲小了，几乎兜不动沉甸甸的肚子，头昏目眩。再老二十年，她也认识他。何况那光秃秃的、左手的无名指告诉她，没认错，这老头就是她记忆里收藏起来的丁林。无名指的伤痕，是那次受伤后落下的。

“哎啊……丁——”她喊了半句。

恰在这时，在她要喊出下面的字时，一位装束入时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：“我说你怎么了，一大早跑到这地方来，乱糟糟的，啧啧……”

在女人的训斥声中，他走了，服服贴贴，笑眉笑眼。

人老了，胖了。可那身架没变，从他离去的背影看，没错，是他。她往前紧走两步，想喊。

说什么？怎么说……

那女人扶着他，一副亲热的样子，是他的妻子吗？她希望不是。

希望是什么？它只不过是希望。

没费多大嘴舌，她就从居委会的老嫂子那里打听到了，那女人是丁林的妻子。

嫉妒是两性关系中的自私表现。林菱知道她与丁林已没有这层关系，可她嫉妒他的妻子，自己再也不去公园。他有妻子，有人疼。再说那女人比自己年轻，比自己漂亮。

女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对一些事明明知道该躲避，也准备着躲避。然而，往往又不免伸着惊醒的脑袋，张望一下。就一下。

问题就出现在这一张望里。昨天，她就是抱着张望的心理，就一下的心理走进街心公园的。他坐着她也坐着。公园里只有他俩。两个孤零零的人竟说起话来。他的声音让她心跳耳热，他呢？象是不认识，或是装着不认识。

世上的伤心，莫过于人家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莫过于将你的感情烈火往冰凌水里扔，为白天公园里丁林的不认识，她几乎哭了半夜。

人呐，值么？为他龟孙子丁林，挨过老伴多少骂、多少拧……好几个死都够了，到末了，落他个，不认识。

哭是哭了，骂是骂了，可林菱心里并不生丁林的气。她允许他的忘记，不忘记又会怎么样？让他拉着手，脸对脸去说麻溜溜的话，那更不好，也违反了自己不再去公园的心愿了。

林菱觉得腿有点站酸了，窗前公园里还没有出现丁林的影子。“他会不会病了，昨天在公园里他就感冒了，一夜下来那病会不会加重？”念头就象无形的影子，萦绕着她，她不安了。

爱，自有其原因，不论男人和女人，在爱的冲动、某种原因的冲动下，刹那间就会突破原有的理智、思想。她一刻也不能停留地下楼了，去公园看看，或是打听打听，他是否病了……

“你来啦？”他从雪松的另一面走过来，说着。“嗯。”她偷乜了他一眼，想看看他的鼻子还红不红。心想，“只要没病就好。”

“天凉了，人也来得少了。”

“可也是。”

一人一句重复的话，和昨天说的一样儿。

好一阵沉默，她觉得心又跳得慌乱，怦怦地。这叫什么事

呢，竹丛旁公园里，两个人默默站着。让人见了以为是发了疯，搞风流儿。她突然想起了儿子，想起了退休留长江县的老伴。她胆怯地望了望微风拂动的竹丛，似乎那里面藏着家人的眼睛。“还算好，他没认出我来，说不定他心里早就忘记当初的事了。”她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一面挪动步子想走。

“坐，您怎么不坐下。”这一回，他把你改成您，带着热情，带着尊敬。

“可也是，下了一趟楼，呆一会儿再上去。”

又是一声“可也是”。他的心忽地一跳，蹿出许多记忆点来，打从昨天到现在，他脑子里都在盘绕着“可也是”，移动着记忆纽带。这声音曾经是甜的么？怎么如此火烧火燎，让他不得安宁呢？

“昨天回去病了么？”她那平平淡淡的口吻里，有一层小心翼翼的味儿。

“没有。”他声音大了起来，昔日那种笑眉笑眼的劲儿浮在脸上，“回去冲了三包板兰根，集中歼灭。”

“板兰根治感冒——”她说句半截话，她本来想嗔怪他药吃多了，可话到嘴边才想到自己的身份。又忙收口。所以这半句话让人听了，不知该给它划“？”还是“。”。划什么都一样，反正，她不能让他听出什么破绽来。

“你不是说板兰根治感冒吗？”他用手指了指自己，“这不，好了。”

她用温情的眼望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又把两只手搓在一起，脸上热乎乎的，几乎让那些皱折也变得光滑了。她将目光慢慢收了回来，沉默着。双手不停地拧搓，带出了她内心的犹豫和忸怩不安。丁林注意到了她的表情，希望从中找到点什么。

“可也是。”她终于放平了手，神情镇静了。

“可也是。”丁林喑哑地重复了她的话。他原想说“你是谁呵？”然而，他被她那“可也是”弄得模糊了，脑神经完全被一种茫然而又强烈的不安所支配，这种支配压迫他重复着她的话。

幸亏是重复，若是脱口而出句“你是谁？”那才叫傻二爷呢：人家该是谁就是谁，你管得着？丁林又一次阻了眼她带波折的脸，记忆的光点遥远而模糊，然而朦胧中有一种诱力，让他去追索、去回忆在生命的长河里，哪一次与她相遇？是擦肩而过还是……由于想不起来她是谁的失望、心跳，他觉得心血管变狭窄了，有种窒息感。他稍微挺直了身子。以使胸部能够深呼吸。现在他是如此急不可待地想要知道她是谁？住在哪儿？她那“可也是”的口头语时刻向他说明，提醒他，使他回忆起那一去不复返的、美好的、激烈的又是可怕的、象是在梦中浮现过的东西……

“爷爷！”突然一声清脆的呼唤，孙女燕燕跑了过来。

“哦，嘿嘿……”他弯腰抱起了燕燕，小家伙象只小精灵似的，在他眼前挠来抓去。

“他是幸福的。”她喃喃地站了起来先走了。

三天过去了，丁林都是在他碰见她的那个时刻来到公园里。

这天的太阳好，公园里集了一群老头儿。

别看公园小，都是老年人，细观察干什么的都有，三教九流。丁林一个人站在雪松前太孤，于是便朝打扑克的堆儿佯丢。

“爷们，来盘？”

“不会。”他窘迫地回答着。

“这玩艺有啥不会？来来——”一个胖敦敦的老者招呼着

他。

“爷们，蹲下，不会，教价。”另一个老头说。

一盘又一盘输着，他很愉快。离休三个月了，心里总阴着，尤其前几天遇到的那个老太太，让他烦恼而慌乱，老太太那口头语，那眼神多象遥远梦中的一个人呵！今天，他本来是等她来着，想和她聊聊，就是随便聊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然而，她没来。没料到有人约他打扑克，将纸条贴在他的鼻子上，骂他学不会，是笨驴……他是哼着小曲回家的，嚼些轻浮的闲儿。妻子玉茹慌忙用手捂着他的嘴，不准再哼哼，不准他再去街心公园了。“那儿是什么地方，下九流的语言、粗话，不要忘了身份，我的大主编……”

妻子的责怪让他闷闷不乐。当然不光是妻子，还有他几天来寻找的那个声音那个梦。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那个老太婆会让他神魂不安，会让他心里空荡荡的。怎么回事呢？他闷闷地睡了。“这是往哪儿去呢？”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轻极了。几乎变成了一只鸟在飞。“嗖嗖嗖”，一阵阵风从翅膀下掠过，象是飞过了高山、森林，来到了一片汪洋大海的上面。他害怕极了，担心自己掉进水里……

挣扎中，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往下滑，光滑软柔的物体托住了他。会是什么呢？他试探着睁开眼，怎么也睁不开。身下的物体似乎很娇嫩，承受不住他沉重庞大的身躯，于是，他便缩起背拱出个弓状来，用胸肌轻轻伏贴。不想顷刻感受到的是全身的快感，是那种不能用语言形容，而只可用呻吟来表达的快感。“啊哦……”

他醒来了，大汗淋漓地醒来了，全身还在颤抖着，就象刚才那不是梦而是那打扑克老头骂的笨驴……梦里的她不是妻子玉茹。他看清了，肌肤也感受到了，是她，她却在洪草湖

里的林菱。

“我梦到了你！”他喃喃呓语，“我梦见了和你当初的那事。”他一下子变得象个孩子，带着撒娇的、醉人的微笑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将头埋在枕头里，仿佛那就是林菱，他的初恋，他的已有身孕的妻子……

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心里如同三江四海翻腾着。

那天也是一个月夜，象是睡着了。可他睡不踏实，一是大嫂有任务出去了没回，二是自己找部队心急，错抓了林菱的手。担心、羞愧的情绪缠绕着他，怎么能睡得踏实呢。大约是到了后半夜吧，朦胧中他发现身边有个热乎乎的物体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原来是白天刚和自己生过气的林菱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他忽地趑起身来，以为她病了，或是发现了敌人。

她微微低下了头，全身筛糠般地颤抖。她的头发里飘出一股甜丝丝的味儿，衣服透出的是一种隐秘的、醉麻麻的肉体芳香。因为身子靠得太近了，丁林浑身顷刻冒出一层热汗。他不由把被单里的腿开了一个小缝。此时，他觉得那床蜡染土布单压在身上出奇地沉重和闷热。他用一种胆战心惊的口气，慌乱地说：“阿菱，去，睡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她那头发上的甜味萦绕着他。他感觉到，在自己的胸前有一只凉嗖嗖的手在抚摸着。突然，他紧张起来了，他知道她在想让他干什么……这是战争不允许的、危险的、反常的。他现在只需要立即回部队。他稍微推开了她一点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，“阿菱，不……”

突然一条光滑嫩柔的腿从他腿边被缝中伸进来了：“我，我……”她埋怨地呻吟着，解着红花褂的纽扣。